

随笔

# 爬到树上睡觉

王太生

有时候,我在想:人如果能够像猴子一样,噌噌,爬到树上睡觉,该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白天,我在这个城市汹涌的人流中穿梭,人变得现实而功利。到了夜晚,四周阒静无声,人声犬吠远,我进入自己的另一种状态。

文字草木深呼吸,我知道,我这是爬到树上,离喧嚣的地面三尺三,我将白天看到的事情,自己的心情,倾诉到一张纸上。这张纸,依然散发着草木特有的光泽。

爬到一棵树上,先不说,四周是怎样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这样的感觉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忍受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噪音,心情变得烦躁。爬到树上,神清气爽,我会像一只慵懒的树獭,或者一只温柔的猎豹,趴在自己的枝丫上,转动着小而闪光的珠眸,好奇而漫不经心地打量周围的一切,继而发出均匀的细微声响。

我曾经这样写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只甲壳虫,从时间的缝隙里爬出,沿着树枝恣意奔跑。甲壳虫的影子投在叶片上,一只变两只。一棵大树上,蚊子们在寂静的说话。”

有一年,在海南的银沙细滩上,我躺在两棵高大椰子树悬系的绷床上,悠悠晃荡,听着椰风海浪。也许有人和我一样,喜欢爬到树上。据说瑞典有一对肯特·林德瓦尔夫妇,在北部的偏远山村,位于哈拉斯,北极圈以南60公里,开办了一家树上旅馆。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极光,夏季体验极昼。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驼鹿、驯鹿和熊,体验树上的自由感觉。

城市的天光流影,月白风清,我是如何注视一从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长成一树橙黄的果实。从前,我居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三楼上,一只鸟巢与我毗邻而居,就这样,我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从远处活泼泼飞来,衔着一根根枯黄的草,精心编织一只天地间的鸟巢,斜筑在枝丫上。透过几片碧绿的树叶,我看到,大鸟哺育雏鸟的生命艰辛和岁月感动。

孩子从小习惯了,爬到树上睡觉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倦睡,与我爬到树上睡觉,有本质的区别。

独爱自己狭小温暖的巢窠,许多人喜欢爬到树上睡觉。我认识一位保险公司女老总,喜欢写旧体诗词,从学生时代开始,一写就是几十年。她说,做保险是行走在地面上的事情,写旧体诗就是独坐在树上,绿叶婆娑,花气扑鼻,精神层面上的绿意。

特行独立的人,也喜欢爬到树上睡觉。许多年前,我的朋友于二先生嫌地面上太吵,喜欢爬到树上睡觉。他写些小诗,吟诵着,“梅,捧着一团红色的火焰,在春天的枝头燃烧”,沉浸在一个人,不肯从树上下来。许多年后,于二老板早已卖掉了服装,风生水起,虽然挣了钱,却寻思着,哪天再回到树上去。

文人吟诗踱步,武侠飞身上树。我想起年少时,在春天到来的季节,爬到树上向远处瞭望,枝条散乱,口袋里装满梅花的芬芳。

喜欢爬到树上睡觉的人,大概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不愿逃避现实,又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树下是市声喧嚣的生活。



青海风光 王国强 摄影

## 郑州地理

# 龙湖区龙子湖区(二)

王瑞明 杜丰茂

校建设区位于贾鲁支河以南,东风渠、金水东路以北,规划面积约11.21平方公里,占地约2.26平方公里。龙湖区是起步区中的发展重点之一,其良好的人居环境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关注。区域内已有20多种业态的店面和全国多家知名开发商打造的高品质居住小区纷纷落成。

龙子湖区地位位于郑东新区东部,处在新107国道、连霍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公路和陇海铁路围合而成的区域内,总面积40平方公里。龙子湖区包括龙子湖高校园区和科技园区。取“望子成龙”之意,冀望受教育者成为祖国的栋梁之子,名叫龙子湖区。

龙子湖高校园区位于龙子湖区的北部,主要有高校建设区、高校教职工居住区和金水区拆迁居民安置小区及部分科研、商住等项目。高校建设区位于贾鲁支河以南,东风渠、金水东路以北,规划面积约11.21平方公里,占地约2.26平方公里。龙湖区是起步区中的发展重点之一,其良好的人居环境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关注。区域内已有20多种业态的店面和全国多家知名开发商打造的高品质居住小区纷纷落成。

## 博古斋

# 名人的“书房”

刘亮

头于古代文化典籍《楚辞》与《诗经》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一多总不去,邻居劝他去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一多得了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他的书房从此便成了“何妨一下楼”,形容他读书研习时的一丝不苟。

北望斋  
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抗日战争中流落到南方,当他听说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就如同看到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希望,遂将书房命名为“北望斋”,寄托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故乡的怀念。

羿楼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诗人、民主人士柳亚子将他的书斋命名为“羿楼”,一曰羿是我国上古神话中的射日英雄,二曰羿射下九个太阳,而“日”代指日本帝国主义,以此表现他的爱国热情,着实令人景仰。

抱残守缺斋  
清末小说家文天祥的《老残游记》闻名后世。他自号“老残”,又将自己的书房叫做“抱残守缺斋”。因为他平生“嗜古成癖”,“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产,唯古器物是求”,这些流传千年的古董,因历经沧桑,难免残缺不全,但他却视若珍宝,甘愿一辈子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相伴,寻求心灵的安慰与归宿。

饮冰室  
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的书房名。“饮冰”一词出自《庄子》:“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圣命,竭力变法维新,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梁启超内心的焦灼和困窘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解之。

何妨一下楼  
现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多年理

而在家中,这种条件很难达到,那么在客厅或比较大的房间里隔出专门空间来放琴也是可以的。但至少要注意,摆放钢琴的空间,不能过干、过潮。举实际的例子来说,北方屋里冬季供暖,暖气会让家里的空气十分干燥,木质和绒质物件可能收缩变形,这将导致产生杂音以及弦轴钉松动,钢琴失音。而用地板装修的家庭更要注意,地暖对钢琴是不利因素,特别是绝不能把钢琴摆在暖气出口附近,否则暖风会对琴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至于冬天怕孩子练琴冷,把取暖器放在钢琴附近更是不对的,热源可能会损伤钢琴零件,导致音质下降。

南方城市的重点在于防潮,特别是江南一带,每年五六月进入梅雨季节,潮湿的气候常会造成钢琴木质的霉变、脱胶甚至变形,而钢琴的击弦机构件是由绒、毡、皮及木材构成的,对湿度非常敏感,湿度高会导致琴声沉闷、琴键失灵等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干燥通风,也可以采取在家中放置除湿机或在钢琴附近放置干燥剂的应急办法。

另外,钢琴不要贴着外立面墙壁摆放,不要置于窗前,钢琴的外壳是木质的,阳光直射和温度过于大幅的变化会伤害它。还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如果可能,钢琴置于房屋中央,不靠墙是最好的。

平时在钢琴上不要堆放杂物、重物,比如放插花固然好看,可一旦不小心碰翻花,水渗入钢琴内部麻烦就大了,所以,除了乐谱和节拍器,其他任何东西都请远离钢琴,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细节。

此外再补充一点钢琴的清洁问题,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擦拭是最好的,慎用清洁剂,化学成分有很大几率造成钢琴外壳或琴键的伤害。

而钢琴的调试是需要定期来做的,每年要调两次音,搬家后一定要调音。至于调试和维护,原则是只要出现问题就要及时修理。比如钢琴发出奇怪的声音就要及时检修,家长千万不能懒,觉得八十八个键只是有一个出问题,“反正孩子暂时也弹不到那个区域”,不,虽然也许它暂时不会影响最近的曲子,但不能让孩子在一架有技术问题的钢琴上练琴。

钢琴教室里的特殊学生:妈妈  
家长一定要陪初学的孩子上钢琴课,但绝对不要在课堂上充当老师的助教。

上课的时候家长该不该陪?能不能发言?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绝对



应该”,第二个是“绝对不可以”。初学琴的小孩子上钢琴课,家长一定要陪。这会让小孩子一开始就觉得练琴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和妈妈共同的任务。我觉得妈妈甚至可以摆出这样的姿态来:“妈妈也不懂,所以要跟你一起学。”上完课之后,要常常和孩子交流,问老师今天说了什么,你听得懂吗,妈妈这里听得不是很明白,你能不能解释给妈妈听,这种互动,首先让孩子感觉他是不孤单的,其次鼓励了孩子学习的自信。

这是一条纪律:陪着上课的妈妈绝对不能发言!妈妈坐在旁边,不是监督,也不是助教,她的职责就只是在旁边观察,学习,记录,或者是孩子出现某些老师不能解决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出手帮忙。一个好老师,是在钢琴课上帮助孩子做一些注解的,妈妈只是做辅助记录,这个辅助记录用于家长在本周内陪同孩子练琴时督促的要。

从第一堂课起,妈妈就一定要帮助孩子树立尊严。老师的话,是在这上课的半小时或45分钟内一定要尊重的。老师布置的功课,也是一定要尽全力来完成的。在每一堂钢琴课之间,家长最重要的任务无非是两个:一、帮助孩子记下老师对下一堂课的要求;二、帮助孩子在一周内顺利完成老师的要求。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不听话,家长在旁边不能坐视,想要有所动作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让家长出去。特别是她想要教训孩子时,一定不能让这种情况在课堂上发生。老师第一堂课之前就要问家长,你的性格是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坐在这里不说话吗?如果家长的性格比较暴躁的话,或者觉得自己可能忍不住发脾气,那就最好请她在外面等,不要进课堂听课。

至于说了什么时候可以不陪孩子上课,我觉得这个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孩子能够自己独立听讲,并且很理解老师所教的内容,回来后也能够照老师的布置完成作业,对妈妈也没表现出特别的依赖,我觉得,这时候的妈妈是可以慢慢撤的。而在学了两年三年钢琴以后,七八岁的孩子完全可以有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去上课。接他的时候,妈妈别忘记问他,今天老师跟你说了什么?今天哪个曲子弹得好?哪个弹得不好?今天学的最难的你觉得是什么?让孩子对这堂课有一个重新的记忆。这时候的妈妈,虽然不陪着上课,但却仍然是老师最好的帮手。

## 连载

即使价廉的收藏,对家庭经济生活还是有影响的,至少从太大的脸色就可以感觉出来。有时候买到过比较贵的东西,兴奋之情却抵不过花了钱的那份歉疚。于是我总把衣橱打开,检查一下西装是否三年内不必更新?再把鞋柜打开,看看那些破皮鞋用轮胎胎补上后跟能否再对付一年半载?这么想着,那份歉疚感似乎就得到了缓解。

除了书柜以外,也该有个文物柜。台湾经济起飞后,把冰箱放在客厅里的人渐渐少了,但马上又是酒柜登场,约翰走路, XO 都成为向访客炫耀的资本。有人大声疾呼以书柜代替酒柜,症弦则呼,除了书柜以外也该有个文物柜。等于是家中小小的博物馆,与自己家中历史发展有关的东可置放。他提到前台北市市长杨金朴,便将当初母亲养猪的猪槽特别保留下来,因为母亲含辛茹苦,靠喂猪赚钱养大他,在他心目中其价值不会低于毛公鼎。

症弦不喜欢修改过的文物,他觉得这些有其特殊背景的老东西,保持原貌最美,摆在原来的环境里最美,所以当看到他那些被敲下来的佛头时,心里很难过。由于时代变迁,物换星移,有时为兼顾社会现代化与保存文化遗产,有些举措与方式乃出于无奈,但他希望尽可能保存文物的原貌,丑一点又有何妨!你见着一个歪了的盘子,古人一定也看到它歪了,歪有歪的美处,相同的体认使你与古人间有了更多情感交流,不也很意思吗?此外,症弦比较喜欢当初制作是为使用而不是为欣赏的东西,他认为过分的精致会变成一种颓废,民间工艺之美在于粗犷,传达出的是一种真切的气氛,呈现在眼前的一般人民的原貌。例如他买到一个老的瓷盘,除了烧制时留下的款外,还有一个刻划的字迹,便推测可能是早期大家族宴客,盘子不够,别房的借来用,怕分不清是哪家的东西而做的记号。经过这么一推测,一幅喜庆热闹场面便浮现在眼前,甚至听到了那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口音……

症弦以为,值得收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艺术品、古董摊上,林林总总,永远是也收藏不完的。拥有固然好,但博览、闲观更有趣。他有时候去古董商场,不是为了购买,而是要欣赏那些古物,牢牢记它们的品相,下次再去可能就看不到了。古人说阅人就是阅事,他则说阅物也可以算是阅事。



症弦评传 龙彼德

有一次,症弦在敦化北路一家古董铺看到一座雕镂精致的木橱,有很多抽屉,抽屉里还有暗格,用来防盗。一般人只能打开明格抽屉,只有懂得机关的主人才能打开暗格抽屉,存放珍贵细软,不必上锁,也不会遗失。这样奇妙的木橱,如果不加以珍藏和研究,很快就会失传的。症弦反复欣赏,久久不肯离去。

还有一次,在光华商场,他看到一个铜做的小墨斗,古色斑斓,至少有两百年历史。如果不是店员告诉他,怎么也猜不出它有什么用途。原来这是账房先生到乡下收粮随身带的墨和毛笔,整个看起来就像轻巧的长杆烟斗,抽出铜管里的毛笔,蘸上小斗里的墨汁(用丝棉浸泡),便可以记流水账了。在没有铜笔、铅笔、原子笔的时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妙法,症弦称它是中国人的自来水笔,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的智慧。

既然不在乎拥有,症弦也常常觉得收藏品送人。例如他买了一本旧的剧本,还附有乐谱,想到研究戏剧的曾永义比他更加需要,便主动送“礼”上门。他买到一尊用纸浆制成的老土地公,让好友、研究民俗的庄伯和看中拿去,过了很久,庄伯和才画了一幅土地公的画像还他。症弦笑说庄伯伯和拐走了他的土地公,不过能将东西送给他,了解它喜爱它并会珍惜它的人也是一大乐事。症弦还曾捐献过几十件收藏品给杨蔚龄创办的知风草文协,作为筹募中南半岛贫苦儿童助学金的义卖品。

收藏之乐如何?2001年7月,在症弦温哥华的家里,笔者亲耳听到了他的表述。他先给我看了一方章:“有物宜玩,无志可厌。”是台北金石家薛平南应邀为他篆刻的,话便从这里开始。

收藏,是最好的休息。症弦长期担任《联合报》副刊和几家刊物的总编,工作压力一直很大,偶尔将自己沉浸在能能一再玩味并生出不同趣味的器物中,可以让自己心情和持续思考的脑子获得真正的休息。这个经验,是他从一位美国黑人作家那里学来的。1968年,症弦与小说家聂华苓去拜访美国现代小说杰作《隐形人》的作者罗夫·艾立森,正值他在家中安装一部古玩的机器。他太太说,他时常“玩弄”这部机器,拆了装,装了又拆,由拆装中获得休息,以减轻他写作的压力。